



年味儿

○ 马志忠

出一根,看到火柴盒里的火柴越来越少,开心极了。忽然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别数了,明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日,就开始忙年了。”腊八这天,家家户户都要熬一锅腊八粥,谷子是自己地里种的,红枣是自家树上结的。可能条件好的再放上红糖或者江米什么的。晚上吃饭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腊八粥,说是喝其实是喝不动的,因为太稠了,要用筷子或者勺子才能送到嘴里。吃到一半的时候,母亲像变戏法一样端出一大盘腌制的咸蒜,酸酸的、脆脆的,好吃极了。

过了腊八,就是推不完的碾、磨不完的面,大概持续十多天。蒸馍馍的面粉要磨,蒸年糕的黏米要碾,就是白棒子面也要磨上两盆,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类豆面。就说白棒子面蒸的馒头,看起来和小麦面粉馒头一样,可吃起来就是棒子面窝头。年后家里来了客人,端上了一大盆子热腾腾的馒头,客人和我吃的是真正的白面馒头,母亲和父亲吃的是白棒子面馒头。那时候,已经有了电磨,磨面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驻地不说,一进腊月忙起来,光挨号就得待半天以上,要是赶上停电,还得再把小麦推回来。母亲说:“冬天没有活干,家里有好几个劳力闲着也是闲着,再说省下这几块钱加工费,咱过年多称二斤肉不行吗?”就这样,每天放了学我跟哥哥姐姐们一块推磨推碾,尽管心里不大情愿,因为能多吃二斤肉也就坚持了下来。

腊月二十三,俗称“辞灶”,人们就不怎么干活了,就算手底下有再紧要的活计也要等年后再干。但有一件事,必须在这天完成,就是扫屋,也就是卫生大扫除。吃过早饭,一家人便忙碌起来,抬桌子的抬桌子,架橱子的架橱子,屋里所有能动的物件都要搬到院子里。父亲则毛巾包着头,戴着厚厚的口罩,扫帚绑上长长的木棍,一间屋一间屋地扫,那些灰尘、蜘蛛网都要清扫干净。用了一年的连着灶的烟囱要通一通,熏黑的灶台要泥一泥,被风刮破的窗户纸要糊一糊,刚买来的年画要一张一张地贴好,院子里的厕所也要清理干净。清扫后的房屋顿觉窗明几净,甚至感觉比过去暖和了许多。尤其是刚上墙的年画,花花绿绿,甚是好看。我家买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剧照,那个年代大都是这样,课外书很少,挨家挨户看年画成了我的最爱,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也不管人家忙闲,看年画让我收获不少,写作文有了更多素材,小伙伴们一起

讲故事,我知道的最多。

最有意思的还要数赶年集。腊月二十六,是余家巷集,也是方圆十几里最大的集市。我跟着父亲步行来到集市上,集市上已是人山人海,余家巷东西向的大街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卖菜的、卖肉的、卖糕点的应有尽有。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们来赶年集多数不是买年货,而是凑热闹,感受年节氛围的。你要是看到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某一个服装摊上试衣服,或者在供销社门市部的某一个柜台上问这问那,完了找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对上一两句话离开,那多半是来相亲的。那个时候找对象靠媒人介绍的不在少数。男方女方都不认识,又不太兴直接到家里相亲,媒人就在集上安排一次“偶遇”,如果有眼缘告诉媒人进行下一步,若不中意告诉媒人叫停,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那时候年龄小不懂这些,也不关心这些,我更关心的是到炮仗市买炮仗。余家巷的炮仗市就在村西的场院里,卖炮仗的业主分布在场院的周围,卖炮仗的有当地的,也有庆云、商河等地的,他们推销很有经验,推销词都一套一套的。鞭炮声、吆喝声不绝于耳,我心里早已痒痒得不行,一个劲地催促父亲快买,父亲说再等等,一会就降价,刚过了晌午,买炮仗的人渐渐少了,我们买了一袋子,果然便宜不少。

除夕是年味儿最浓的一天。天刚一放亮,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快起来,今天不偷懒,全年天天早。”父亲张罗着贴春联,屋门贴完了,再去院门贴。新院贴完了,老屋也要贴,过年就是要沾沾喜气。在年集上父亲买了红纸,仔细裁开后再找当民办教师的凤义叔写的春联。春联也有不用自己写、不用自己贴的,槽大伯家的春联就是当地政府发的。槽大伯的三儿子两年前参了军,听说还在部队入了党,八点钟刚过,大队干部带领几名老师和学生,敲锣打鼓来到槽大伯门前,刷浆子贴春联,记得上联是“军民团结如一人”,下联是“试看天下谁能敌”,横批是“拥军优属”。村支书喊着我的小名:“给你大伯读读慰问信。”我从小就不知羞臊,便大声地读起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槽大伯笑得合不拢嘴,说:“快,都家来暖和暖和,刚泡上一壶茶,是三儿从福建邮来的茶叶。”

除夕这天,家家笑声不断,人人喜气洋洋,像是一年的劳累和烦恼全部清零。夜幕

降临,男女老少都从家里来到大街上、胡同口,观看孩子们放炮仗。炮仗放完了,便是“烧老牛”,各家各户拿来玉米秸,竖着堆在一起,点上火人们在四周围着烤,老人们说玉米秸快燃尽的时候倒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来年就风调雨顺,算是对新一年五谷丰登的祈盼吧。

看完了放炮仗和“烧老牛”,又和小朋友们“疯”了大半个村子回到家,家里四间屋亮了三盏煤油灯,院子里还挂着一盏马蹄灯,平常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母亲还把灯芯拔得很小,主要为了省油。火盆里的火旺旺的,屋子里暖融融的,大人们坐在炕上拉着家常。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我记忆犹新,今年除夕我又讲给儿子和儿媳听。我爷爷兄弟四个,我奶奶和二奶奶是同一天过的门,之所以一天娶两个媳妇就是为了节省接待亲戚的费用。有一年大旱,地里减产,过年包饺子的面不够。年三十儿晚上,曾祖母就让每人先吃一个玉米饼子,监督着每人都吃完才开始下饺子。那个年月太穷了,一年就盼着除夕能吃顿饺子,结果有一个饼子垫底,自然就吃不了几个饺子。

除夕夜也是有讲究的,母亲特别嘱咐我:“老四,今天除夕,可不能乱讲话,要光拣好听的,知道吧。”我是家里老小,平常顽皮惯了,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但除夕这阵势我确实有点怵,一大捧葵花籽放在我面前,有好吃的占着嘴,我真的守住了“底线”。邻居小六子家还真闹出了笑话。那年,小六子也就十来岁的年纪,发育得慢,看起来比同龄人矮了一头。父母都特别着急,好心人给出了个主意,年三十夜里十二点焚香,让孩子站到院子里喊一喊,许许愿,孩子长得就快了。快到十二点了,小六子母亲嘱咐小六子:“等会你到院子里,我问你长了吗,你大声说长了就行。”小六子答应着往院子里走,父亲在灶间煮水饺,可巧柴火不够了,见小六子出去,就嘱咐他抽一捆秫秸来煮饺子用。等了一会儿,母亲在屋里大声问:“小六子,你长了吗?”小六子脑子里光想着父亲等着抽秫秸,就大声回答“抽了”。我们当地方言“抽了”也有缩小的意思,一句话惹了“大麻烦”,小六子父母互相埋怨还吵了一架,为此还沮丧了好长一段日子,但后来,小六子个头和同龄人身高都差不多,今年春节回家我听说小六子已经抱上孙子了,全家其乐融融,真好。

人间值得

(外一首)

○ 冯云峰

今夜除了我,无眠的还有
星空、霓虹、风声、蝴蝶兰
是什么声音,划破天际
夜色,开始慢慢愈合

喜欢年,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灯结彩的街道,热气腾腾的饺子
也喜欢热闹过后的落寞和冷清
更喜欢一个人独坐窗前

这个冬天不太冷,风也许
狠不下心,带着优柔寡断的暖意
在这个冬天游荡,让世间疾苦
像一条缓慢的河无声流淌
雪落在地上,还未站稳便化了
让人怀疑这个冬天
是否真的有“雪的留白”

炉火微弱,柴堆在墙角沉默
像一群老人,蹲在村口等待什么
我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世界
思绪如潮水涌来。这个冬天不太冷
但我的心依然掠过一丝寒意
或许是因为春还尚浅,雁未归来

在唐山

在这座城市,看到砖石垒起的街道
像一条条愈合的伤疤,沉默着

风吹过纪念碑,带来远去的回声
那些未曾消逝的呼喊
在空气中震颤。我走过河头老街
唐山博物馆,还有热闹的唐山宴
人群熙攘,处处一派盛世繁华的样子

夜幕降临,灯火点亮街道
像星星洒落人间,照亮
一座城市固有的坚韧

我站在高处,望着英雄的城市
心中敬意翻涌,仿佛
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不屈的故事
离开时,我带走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和那份永不磨灭的勇气

缘起

○ 杨轶勇

不懂缘分,但亲眼看见爱的发生
不懂追求,但看见爱在生长
不懂永远,但笃定了自己的归宿
爱何时发生,何时结出硕果
我不得而知。你和我
邂逅于公园一角,羞涩的你
纯真的我,站在一起便是爱情

如果,爱是月光和鲜花
那么婚姻便是岩石和彩带
我能掂出它的分量
也能测出它的长度,只是
还要走多远,还要等多久。你看
站台上的两个影子站得笔直
好像在相互倾诉,又像是喃喃自语

站在黄河岸边

○ 李同和

站在黄河岸边
感受油浪看见绿林,南岸有稻田
绵延起伏的青纱帐醉了时光
抗旱双保解民之忧
一条大水造墒沃土丰腴粮棉
北岸,两万公顷“玛瑙”是枣乡
滴翠层林是梨园,从北向南是通途
黄河大桥刷新城市风景线
站在黄河岸边
母亲河的气势磅礴
令众人仰止、星河俯瞰
未来,浪花里还将飞出多少叙述
再讲美丽滨州风光无限

带走一抹乡愁

○ 杨冰

冬天故意遗漏的心事
一头栽进温暖的“陷阱”中
轻轻揉碎自尊的躯壳
湮灭了幽微思念的证据

想画一颗早春的心
竟被“思乡者”揭穿
成为初春的呓语
念叨着难忘的归乡之路

有人问,是谁带走冬天的喜悦
晨飞的鸟儿偷偷告诉我
那不是喜悦,而是一抹乡愁

杏子

○ 韩林雨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水,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酉阳杂俎》段成式(唐·邹平人)

梁邹地区自古就有种植水杏的历史,若看水土条件首推黄山街道的几个村为最佳,对这些皮橘红、肉金黄的果子,儿时的我们总忍不住摸几个揣兜里,玩累了或者渴了,这些杏子就是最佳甄选,老人们总会唠叨两句:“可别吃多了,吃多了破鼻子(流鼻血)。”

春天,对邹平人最初的礼遇便是漫山遍野的杏花,粉霞白额,风扬缤纷。杏花花期很短,单株花甚至只有一周的芳华,这就使得人们对春色山河更加青睐珍惜,于是踏青的人们和刚与倒春寒斗争过的蜜蜂、蝴蝶相遇了,那是三月中旬到四月份最美的画。于是,那几年山上的生态园饭庄应运而生,吸引城市里来的踏青的人们,也常有淄博、济南的游客来游玩。山上的野菜、野味绝对是头筹的喜爱,如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炸至金黄酥脆的菊花芽、薄荷芽,或将新鲜采摘的荠菜等野菜清洗后拍一层面粉上锅蒸软,再以香油酱油醋蒜末蘸食,以及每每春日里更受欢迎的香椿芽,或煎炸或烹炒鸡蛋或更简单的凉拌豆腐,那股春天的鲜美一下便能抓住食客的心。而附近几个村的我们这些小屁孩,最关心的从来不是赏花和吃食,而是每年这段时间里的“杏花节”。

每年三月中下旬至清明节前,文旅部门会组织举办杏花节,县里的吕剧团会在隔壁村的大广场上搭建戏台,戏曲演员们每天晚上唱一出大戏,连演一周,我们小孩子也不在乎唱戏,因为面对佶屈聱牙的念白唱腔,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们只是贪图一场场的热闹。

故乡与他乡

○ 宋徽

下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剪影,那一刻,我忽然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壮美。

夏天的惠民,空气中弥漫着麦香。记得第一次跟着婆婆去麦场,金黄的麦粒在阳光下跳跃,像无数颗小太阳。我学着用簸箕扬麦,麦芒刺得手臂发痒,却听见婆婆笑着说:“这是大地的馈赠。”渐渐地,我爱上了这种朴素劳作,爱上了看麦粒在风中起舞的欢快。儿子出生后,我常常抱着他在麦场边玩耍,看他伸出小手去抓飞舞的麦芒,咯咯的笑声和着蝉鸣,成了夏日最动听的乐章。

深秋时节,我会想起江南的桂花香。惠民没有桂花,却有家乡不多见的柿子树。到了秋天,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



邹平水杏。(朱莉洁 摄影)

里富裕很多了,但卖东西的少,去县城赶集也才一周一次,有这么个机会那还不得想方设法打打牙祭,但不得不说我对戏曲喜爱的启蒙就是源于那几出老吕剧。

鲁中地区地方戏是吕剧,风格质朴,贴近群众,多演绎乡亲们家长里短,孩子们喜欢的往往是丑角,嬉笑怒骂牵动台下老小的注意力。记忆里《状元与乞丐》这出戏的丑角最出彩,落魄的公子哥羞愧地拿水瓢往脸上一盖,台下雷一般的笑声响起,迟迟不散散去,

故乡与他乡

○ 宋徽

灯笼。邻居大娘总会送来一篮柿子,说是给孩子尝尝。起初我吃不惯这北方的味道,如今却能在柿子的清甜中品出多情的温暖。儿子最爱吃柿子,每到秋天就眼巴巴地等着大娘来送,那期盼的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江南等桂花开的模样。

冬天的惠民,寒风凛冽。可每当下雪时,整个县城就变得温柔起来。雪花纷纷扬扬,落在屋檐上,落在麦秸垛上,落在儿子红扑扑的脸上。他会拉着我的手,在雪地里踩出一串串脚印,然后得意地说:“妈妈,这是我们的路。”是啊,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走出了自己的路。

十五年过去,惠民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

演丑角的叔叔也是我父亲多年的朋友,扮相之后果然就是活脱脱一位“纨绔公子”。

六月中上旬至七月上旬,水杏陆续成熟,现在依靠大棚技术,五月份就有成熟的,在以前非得是大热天才会有水杏,毕竟过去有“小满三日杏发黄”的说法。种植水杏的家家户户都用一辆农用大三轮车装满水杏拉到公路边,为了防止日晒,支一个大大的顶棚,将水杏和人都护在下面,我外婆村里几乎家家种水杏,夏天的水杏,冬天的地瓜,是村里人一年的指望。放了暑假的我,跟表姐帮大舅守着一车的水杏,如果有来买的,大舅就去跟人谈价钱,我们就躺在一旁的简易床垫上玩,身边是摆得高高的“水杏山”,看着饱满晶莹的果实就有畅然的满足感,我跟姐姐这么玩着玩着就困了,睡一会儿。太阳足了,热淋淋的,就去对面的小卖部买一毛钱一根的辣条、三毛钱一包的冰袋,跟表姐一起吃辣条,辣得直哈气,得把热辣擦够了,才舍得撕开冰袋让里面的甜水流进喉咙里,仿佛这样才能解热解辣,大舅就在一旁看着我们,时不时地挑几个杏子递给我们,还说:“熟透的杏才好。”熟透的杏子,是软糯的,皮一撕就能开,两瓣水莹黄的果肉中间夹着脱下来的核,九分甜一分酸的果子是我们最爱的,我们玩疲了就顺手捏一个熟透的黄果一口就嚼进嘴里,满嘴的果肉已经滑进了胃里,手里只有一个壳杏核。

吃完的杏核不能扔,攒一大堆给奶奶,奶奶将之晒干晒出杏仁就能跟花生一块泡进汤里做成咸菜,咸鲜脆香,用街坊大爷的话说就是“这东西不下酒啥下酒!”梁邹水杏品质佳,销量很好,也出口国外,就是不知道,国外的小孩子们吃的时候有没有老人拄着拐棍追着他们喊:“不能吃多了,吃多了破鼻子。”

如今的我,会在春天教儿子认麦苗,在夏天带他看麦浪,在秋天和他一起摘柿子,在冬天陪他堆雪人。惠民的风依然硬、土依然干,可我的心却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宿。江南有我的根脉,惠民是我的枝干,两个故乡,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我知道,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爱,哪里都是故乡。

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我知道,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爱,哪里都是故乡。